

## 四 報紙會被拿來包油條——憶寫劉其偉

「大學四年即將消逝，在這悠長的歲月中，最難忘的人物就是劉其偉老師，他使我數年來內心的癥結有似撥雲見日，也使我將來人生的旅途有所指標。每次從他家裡出來，就有勝讀十年書之感。」這段話引自〈如沐春風〉一文，是我寫於一九七一年元月，離《雄獅美術》創刊僅二個月。

由於水彩畫具的輕便易攜及其揮灑間的渲染快意，大學時期我以水彩畫寫生取代了中學時期的油畫，同時也以參加救國團主辦的寫生隊替代了「附中寫生會」；先後參加了墾丁寫生隊、合歡山寫生隊與蘭嶼寫生隊，結識了戴壁吟、李蕭錕、倪朝龍、陳建良、王守英等畫友。當年讀的雖是數學系，但對繪畫的熱誠與興趣並不亞於美術系的學生。在張杰、劉其偉等老師的鼓勵下，還幸運地在輔仁大學與台北精工舍畫廊分別舉行二次個展，記得劉其偉還為我在南京西路的「美而廉」西餐廳辦過一次記者會，而何政廣也在《青年雜誌》撰寫〈畫壇新人李賢文〉一文，有了這些鼓勵，自然生發了想當畫家的念頭。幾度在當畫家或繼承家業間徘徊，舉棋不定時，幸好在大三（1970年）結識了畫壇前輩劉其偉，由於他的幽默與親切，我經常去他那裡聆聽見解，即使只是浸沐在他那如春風般的談笑裡，也是喜悅的。就在這似有若無間的不尋常的春風裡，創刊的念頭悄悄地萌生了。心中自忖：台灣多的是優秀的畫家，但欠缺的就是一本美術雜誌。以家族企業背景與對美術的熱愛，或許我可以創辦一本美術刊物。於是心切地邀請到當年畫壇四大水彩畫家，劉其偉、張杰、王藍與席德進在雄獅的北投招待所商討創辦一本美術雜誌的可能性，當下他們無不贊成並願助一臂之力。

然而一個大四的年輕人既無財力又無辦刊經驗，光憑熱誠與理想是難以成事。於是大膽地向家父談「取之社會、用之社會」的大道理，又鼓吹月刊有提升雄獅文具形象的功能，懇求家父提撥廣告預算當辦刊經費，沒想到家父很快就答應了。接著當然就是刊物靈魂主編人選，當年心中的上乘之選就是何政廣，慶幸地他也接受了我的邀請。

籌備中的《雄獅美術》，本來預定以報紙形式發行以省經費，但劉其偉極力反對，他說：「報紙會被拿來包油條，再薄也要以雜誌形式出刊！」當年如果沒有劉老智慧之建言，現在恐難找到創刊號了。創刊號封面為紅黑二色，內頁只有三十二頁黑白。發刊初期的預算除房租與稿費外，每期約需新台幣五千元，而主編月薪則為一千五百元。創刊號至第三期都是免費贈閱，第四期開始，每本定價五元，在當時可以吃上一碗陽春麵加滷蛋。

雖然創刊的初初幾期，陽春、單薄，卻像封面圖片「歐普藝術」的震撼線條，如春雷般在台灣美術天空爆發了。創刊號除了兩頁雄獅鉛筆廠的簡介之外，內容欄目有：特別報導、畫家評介、創作自述、評論、歐美名畫家與兒童美術等，主要文章有金戴熹翻譯的〈我看趙無極的畫〉、劉其偉的〈抒情繪畫的游離境界〉、何政廣的〈美國懷鄉寫實主義大師維斯〉……等。《雄獅美術》一開始就以純美術刊物問世，宣告了台灣美術雜誌時代的來臨。

在雜誌草創初期，何其有幸得到劉其偉這樣一位智慧長者扶持著《雄獅美術》的成長。一九七三~七五年，我在法國期間，兩封劉老的來信令我十分感動。其一：「……雄獅雜誌近仍在積極推展中，訂戶亦有上升之勢，外人批評亦甚佳，我也決定每月為該雜誌撰寫『非歐洲藝術』一篇，專為介紹不常見的藝術。此外還把我暢銷二十年的《水彩畫法》改編……列入雄獅叢書出版，我想它該是最好的一本水彩畫法了……。」其二：「……今年席德進應聘師大藝術系，我受聘中原理工建築系（但仍兼文化學院），我們兩人到了學校，自當儘其可能推展部份雜誌的業務……。」

七〇年代初的台灣，物質生活與精神文明都十分匱乏，《雄獅美術》的出版，無形中成為美術界的焦點，隨著刊物的逐月發行，訊息網絡也愈廣愈密，我的人際關係也由台灣擴展到海外華人世界。惟因人與人的關係本難求全求美，難免有分有合、有疏有密，而劉其偉卻自始至終以其智慧與幽默，善待我這個晚輩。

劉老在世的最後兩年，雄獅有幸為他出版了三本書：《探險·巫師·劉其偉》是【美術家傳記叢書】中的一冊；另外兩本則是劉老的終篇之作。二〇〇一年走訪劉老，他說：「我有一本剛完成的書《藝術人類學》，你願意出版嗎？」當時心想能為一位九十耆老出版新書，是一種福氣，當場滿口答應下來。也許劉老擔心此書會使雄獅虧本，他又說：「年底再給你一本保證會賺錢的書！」「什麼書啊？」我有點好奇。他以十分神秘的口吻慢慢地說：「哦！哦！是一本 **Eroticism** 呢！」詎料這本《性崇拜與文學藝術》付梓前夕，劉老就溘然病逝，享年九十一歲。

初初認識劉其偉時，他五十八歲，我二十四歲，當時就隨人尊稱他為劉老。時光流逝，忽焉三十二載，大家還是稱他為劉老，在我心中他是「不會再老」的老，而歲月雕鑿的容顏，竟愈老愈可親。有一個鏡頭是我永遠忘不了，在二〇〇二年二月的台北國際書展，也是劉老別世前的兩個月，他婉謝公司安排，自行來到雄獅展位為讀者簽名，在狹窄的走道中，湧進許多熱情讀者，忽然聽到一群學生彼此驚叫著：「看啊！老畫家，好可愛！」原來愈老愈可愛，愈老愈可敬的背後是獨立、豁達與善解。「劉老」已不只是尊稱，而包含更多智慧的光照與情意的溫暖。

在一幀劉老泛黃的舊作中，畫中人物的雙眼若有所思地凝視遠方，而其眼眸、臉龐與髮絲，畫家在有意無意間留下或點或線或面的空白，讓整張水彩畫充滿了光。此作是劉老主動為我寫生的，作畫地點在忠孝東路四段巷弄裡的雄獅美術社門前小院，時間約在雄獅美術創刊十週年前後。正如同劉老在畫中的英文題款：

**To my old friend Shien-Wen, with fine memories & best wishes**

此作成為劉老賜予我的美好回憶，以及他對我的衷心祝願之永恆定格。

圖說：

04-01

《雄獅美術》月刊創刊號，1971年3月。

04-02

劉其偉 李賢文畫像 1981 水彩 35.5x50 公分

04-03

雄獅戶外寫生隊，劉老帶團示範水彩寫生。